

# 被遗忘的母爱

□ 张素珍

五月的一个周末,我吃过早饭,拿起手机翻看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关于感恩母亲的文章,读着不由地被感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母亲。母亲走了26年,关于她的记忆似乎并不多,尽管她很疼爱我,可我和母亲之间始终有一种无形的疏离感。如今,我已人到中年,即使偶尔提笔写到的也几乎全是父亲。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屑母亲的善良与宽容大度,我亦不能理解她无底线的容忍。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识字不多的母亲好像总也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三番五次解释都没用。无论何时都笑呵呵地接受别人的责难,“吃亏是福”是她的口头禅。她的这种大度,在我眼里是软弱不堪的,她仿佛任人践踏的一棵小草,让我感到生气甚至屈辱,于是我与母亲之间竖起了一道隔离墙。

母亲是地道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父亲是孤儿,母亲与父亲自打成家以来就风雨一肩挑。她一手带大我们7个孩子,除了看孩子、做饭外,就是下地干活、上山创药材,还在家里养鸡、养猪贴补家用。她瘦小的身形替父亲担负着力所能及的责任,把一个简陋贫穷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如山一般坚强的父亲落泪了。这个从没过过苦、喊过痛的身形高大的汉子蹲下身,浑身战栗着呜咽着哭出了声。母亲吃过的苦、受过的罪,只有他最清楚。

而我在她突然离去后,才发觉世上再没一个人能容忍我的坏脾气,可以无条件地呵护我。回到家顿觉空落落的,变得清冷、孤寂。眼泪无声滑落,擦不尽、抹不干,那个自认为坚强的我此刻脆弱得一塌糊涂,“妈妈”两个字此时弥足珍贵——“妈妈,我想你!”我在心底千万次无声地呐喊……

从母亲离世的那刻起,我真正开始人生道路意义上的断奶,开始品尝成长的酸甜苦辣咸。学着做饭、洗衣服;接触形形色色的面孔;接受成长路上的刁难。多少次泪水肆意流淌到嘴里,咸咸的,才慢慢品尝到母亲生活的艰辛,才体会到她笑呵呵背后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

可我终究学不来母亲的样子,不会忍气吞声,不会干地里的活,不会拿针穿线,不会起早贪黑受累。脾气似乎收敛了不少,可母亲对人生的豁达与和善,是我需要用一辈子去学习的。

母亲含辛茹苦地走完了短暂的五十个春秋,如一只劳碌奔波的蚂蚁,小心翼翼地走完了一生。她省吃俭用,在她走后,翻箱底才发现姐姐给她买的新衣裳舍不得穿,整整齐齐地叠放着。生前她的衣服总是穿到褪色打了补丁,实在无法缝补才扔。买了新衣裳,她总是说出门穿,而她一年到头忙了家里忙地里,哪有闲工夫出门?偶尔碰到人情事务出门也是尽快返程回家。她的心时刻装着家里,放心不下上学的孩子与劳作的父亲。像千千万万普通的农家妇女一样,家就是她的全部、她的世界。

我无法具体描述出母亲一件细微的事。或许是因为孩提时代的我只顾理所当然地享受她的关爱和付出,从不顾及她的疾苦,也不懂作为小棉袄的女儿应该去体贴和关心她。只有在她走后,那种铺天盖地的失落感席卷而来,我才觉得她在我生命里那么重要,才觉得有妈妈的时光是那么幸福。

世上似乎没有比我更粗心、更冷漠、更不懂事的女儿,我只想直面内心对母亲郁结的情结,直面我曾经的不屑与不肖。窗外阳光明媚,朵朵白云在蓝天游走,我好想说:“妈妈,我想牵您的手,拾起26年来被我遗忘的母爱……”

# 妈妈烙画唇齿留香

□ 刘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人们的生活还比较艰苦。我们家住在乡村,家里的口粮大多是些玉米杂粮之类。如何让这有限的粮食既能填平漫长岁月的沟壑,又能使枯燥的日子增添几分淡淡的滋味,一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的生计着实让父母动了一番心思。

玉米面粗,缺乏筋骨,包不了饺子,也擀不成面条。母亲就想着法儿给我们打成拿糕、拌成块垒、捏成窝窝、搅成糊糊。但不论怎么做,玉米面终归是玉米面,不仅吃了不顶饱,还不顺口。当时农村流行着一句顺口溜:糊糊拿糕山药蛋,改善生活钢丝面。当时我们那儿还没有压钢丝面的机器,想吃钢丝面还得掏钱到5里外的邻村去压。所以,能吃上钢丝面就已经是一种奢侈了。可那时不吃玉米面又能吃啥呢?能用玉米面吃饱的那就算是好人家,能隔一段时间吃一顿钢丝面改善改善,那就是富余人家了。可就算钢丝面顺口,吃多了胃也不舒服,父亲就因此落下了胃酸的毛病。

那时候,村里人就盼望吃上白面馒头。

后来白面馒头还是没吃上,倒是玉米面的吃法在小小的村子里出现了一次大创新。村里从城里买回来一副烙画儿用的生铁火烙子,就像我们现在街上见到的小贩用手推车推的那种一次能烙四五张玉米面饼的凸底锅,我们当时把这种玉米面饼叫玉米面画儿。烙出来的画儿中间薄、四周略厚,圆圆的像月亮,色泽焦黄、味道浓香,给我们增添了几分新鲜感。一时间,全村谈之、借之、烙之、吃之,尤其进了腊月,几十户人家都盯着一副烙画儿的烙子,想给一大家子准备一些过年的玉米面画儿。好不容易轮上了,一烙就是几十斤面。大家烙得热火朝天、通宵达旦。

但不论怎么吃,始终都围着玉米面转。

一股烙画儿风一直在乡村刮到80年代中期仍长盛不衰。不同的只是面画儿的内容已大为改善。这时候农村已经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庄稼的种植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村里除了玉米面多了起来,谷子、黍子一类的杂粮也多了起来。这样,烙面画儿的原料就不仅仅是单一的玉米面,中间还掺杂小米、黄米面,这样一调整,味道可就不一样了,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在嘴里也有了滋味、有了嚼头儿,有了嚼头儿,人们就有了干劲。

进入90年代初期,白面进入普通人家。但人们烙画儿的习惯没有变,只是烙画儿的原料进一步丰富,玉米面仅作为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时的烙画儿可以说是南北粮食结合的特色新品种,吃起来味道更鲜、更香。到90年代中后期,玉米面在我们家乡已经不作为人们的主要粮食了。不过人们在吃腻了白面、大米之后,也会想起玉米面,调整一下口味,或是作为一种营养食品来品尝。

一段烙面画儿的食品演变史,让我们看到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祖国的巨大腾飞。正可谓:“面画儿虽小舞台大,富民春风遍地吹。”

